



世説補

十一十二

捷悟 夙惠
品藻下 規箴下上

世説補

服部文庫
イ 17
2080
6





117
2080
6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十一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李贄

批點

張文柱

校注

品藻下

世說新語補卷之十一

品藻下

○明帝問謝鯤君自謂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晉陽

秋日鯤隨王敦下入朝見太子於東宮語及夕太子從容問鯤曰論者以君方庾亮自謂孰愈對曰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臣不如亮縱意丘壑自謂過之謝鯤曰鯤與王澄之徒慕竹林諸人散首披髮裸袒箕踞謂之八達故隣家之折其兩齒世為謠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有勝情遠槩為朝廷之望故時以庾亮方焉

○世論温太真是過江第二流之高者時名輩共說人物第一將盡之問温常失色温氏譜序曰百大夫卻至

封於温子孫因氏居太原祁縣為郡著姓

支道林目會稽王有遠體而無遠神簡文初封會稽王

○或問江左諸人優劣顏光祿曰周伯仁之正鄧

伯道之清下望之之節餘則吾不知

○王丞相辟王藍田為掾庾公問丞相藍田何似

王曰直獨簡貴不減父祖然曠澹處故當不如

爾以懷祖狷隘故也

○或問林公司州何如二謝林公曰故當攀安提

萬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好談諧善屬文辭為當世所重

古世說不見疑補

同上

詢

孫興公許玄度皆一時名流或重許高情則鄙
孫穢行或愛孫才藻而無取於許宋明帝文章志曰綽傳涉經史長於屬文與許詢俱與負俗之談誰卒不降志而綽嬰綸世務焉續晉陽秋曰綽雖有文才而誕縱多穢行時人鄙之

○王孝伯道謝公濃至又曰長史虛劉尹秀謝公融謂條暢也

○王孝伯問謝公林公何如右軍謝曰右軍勝林公林公在司州前亦貴徹不言若義之而言勝胡之

○庾道季云思理倫和吾愧康伯志力彊正吾愧文度自此以還吾皆百之

世目殷中軍思緯淹通比羊叔子羊祐德高淵源蒸燭之曜豈喻日月之明也

劉云人同

○才望之云郝公體中有三反方於事上好下佞已一反治身清貞大脩計校二反自好讀書憎人學問三反按太尉劉寔論王肅方於事上好下佞已性嗜榮貴不求苟合治身不穢尤惜財物王郝志性儻亦同乎

○王丞相云見謝仁祖恒令人得上與何次道語唯舉手指地曰正自爾馨前篇及諸書皆云王公重何充謂必代已

劉云有尊謝卑何之意

北帖世說新語卷之二十一

三

王云此方言意云也只如此故非與之也

劉云儵奴北人又云語甚有氣王云劉尹大是輕薄人

折點世說補卷之十一
相而此章以手指地意如輕詆或清言析理何不逮謝故邪

郗司空家有儵奴知及文章事事有意王右軍

向劉尹稱之劉問何如方回郗情別傳曰情字方回高平金鄉人

太宰鑒長子也淵靖純素無執無競簡私暱罕交游歷會稽內史侍中司徒王曰此

正小人有意向耳何得便比方回劉曰若不如

方回故是常奴耳

○時人道阮思曠骨氣不及右軍簡秀不如真長

韶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淵源而兼有諸人之

美中興書曰裕以人不須廣學正應以禮讓為先故終日頽然無所修綜而物自宗之

○簡文云何平叔巧累於理稀叔夜備傷其道

真率巧則乖其致道唯虛澹備則違其宗所以二子不免也

撫軍問殷浩卿何如裴逸民良久答曰故當勝

耳

○桓公少與殷侯齊名常有競心桓問殷卿何如

我殷云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

○撫軍問孫興公劉真長何如曰清蔚簡令王仲

祖何如曰溫潤恬和徐廣晉紀曰凡稱風流者皆舉王劉為宗焉

溫何如曰高爽邁出謝仁祖何如曰清易令達

及
王云妙於自誇又不敢競之辭
何嘗千里

阮思曠何如。曰：弘潤通長。袁羊何如。曰：泚泚清便。殷洪遠何如。曰：遠有致思。卿自謂何如。曰：下官才能所經，悉不如諸賢。至於斟酌時宜，籠罩當世，亦多所不及。然以不才，時復託懷玄勝，遠詠老莊，蕭條高寄，不與時務經懷。自謂此心無所與讓也。

桓大司馬下都，問真長曰：聞會稽王語，奇進。

桓溫別傳曰：興寧九年，以溫克復舊京，肅整邪華，夏進都督中外諸軍事、侍中、大司馬，加黃

鉞使入朝政。劉曰：極進，然故是第二流中人耳。相曰：

第一流復是誰。劉曰：正是我輩耳。

殷侯既廢，桓公語諸人曰：少時與淵源共騎竹

馬，我棄去已，輒取之。故當出我下。續晉陽秋曰：簡文輔政，引

殷浩為揚州，欲以抗桓，桓素輕浩，未之憚也。

人問撫軍殷浩談竟何如。答曰：不能勝人，差可

獻酬羣心。

簡文云：謝安南清令，不如其弟。謝氏譜曰：奉弟

中廷學義不及孔巖。中興書曰：巖字彭祖，會稽

尉卿有才學，歷丹陽尹、尚書、西陽侯，在朝多所居然。

匡正為吳興太守，太得民和。後卒于家。

五

云此語雖長，人格價

一化弘遠

此點世說補卷之十一

自勝言奉任天真也

○劉丹陽王長史在瓦官寺集桓護軍亦在坐續

陽秋曰桓伊字叔夏譙國鉅人父景護軍將軍伊少有才藝又善聲律加以標悟省率為王濛

劉惔所知累遷豫州刺史贈右將軍共商略西朝及江左人物或

問杜弘治何如衛虎桓答曰弘治膚清衛虎奕

奕神令王劉善其言虎衛玠小字玠別傳曰永和中劉真長謝仁祖共商

畧中朝人或問杜弘治可方衛洗馬不謝曰安得比其間可容數人江左名士傳曰劉真長曰

吾請評之弘治膚清叔寶神清論者謂為知言

○劉尹撫王長史背曰阿奴比丞相但有都長阿奴

劉云劉與丞相不相符故為優林曰劉真長與丞相不相得每曰阿奴比丞相

濛濛之言謂皆勝之也

劉尹王長史同坐長史酒酣起舞劉尹曰阿奴

今日不復減向子期類秀之任率也

○ ○ 桓公問孔西陽安石何如仲文西陽即巖也孔思未

對反問公曰何如答曰安石居然不可陵踐其

處故乃勝也

○ 謝公與時賢共賞說遏玄小胡兒竝在坐公問

李弘度曰卿家平陽何如樂令晉諸公贊曰李重字茂曾江夏

北帖世說補卷之十一

謝弘度答那知許

事
王云樂今素著
重不忽有此論
然極是扶植世
教語

鍾武人少以清尚見稱於是李潜然流涕曰趙

歷吏部郎平陽太守王篡逆樂令親授璽綬晉陽秋曰趙王倫篡位樂廣與滿奮崔隨進璽

綬亡伯雅正耻處亂朝遂至仰藥恐難以相比

此自顯於事實非私親之言晉諸公贊曰趙王為相國取重為左

司馬重以倫將篡辭疾不就敦喻之重不復自

治至於篤甚扶曳受拜數日卒時人惜之贈散

侍騎常謝公語胡兒曰有識者果不異人意

王脩齡問王長史我家臨川何如卿家宛陵長

史未答脩齡曰臨川譽貴長史曰宛陵未為不

貴中興書曰義之自會稽王友改授臨川太守王述從驃騎功曹出為宛陵令述之為宛陵

多脩為家之其初有榮若之聲丞相王導使人喻之曰名父之子屈臨小縣甚不宜爾述答曰

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後屢臨州郡無所造作世始嘆服之

劉尹至王長史許清言時荀子年十三倚牀邊

聽既去問父曰劉尹語何如尊長史曰韶音令

辭不如我往輒破的勝我劉惔別傳曰惔有儁才其談詠虛勝理會

有人問謝安石王坦之優劣於桓公桓公停欲

言中悔曰卿喜傳人語不能復語卿

王右軍問許玄度卿自言何如安石許未答王

劉云韶令亦屬
於行持

劉云有佳

因曰安石故相為雄阿萬當裂眼爭邪中興書曰萬嘗量不及安石雖居藩任安在私門之時名稱居萬上也

劉云似其子而常林公

王僧恩輕林公藍田曰勿學汝兄汝兄自不如伊僧恩王禕之小字也王氏世家曰禕之字文劭述次子少知名尚尋陽公主仕至中書郎

未三十而卒坦之悼念與桓温稱之贈散騎常侍

簡文問孫興公袁羊何似答曰不知者不負其才知之者無取其體言其有才而無德也

劉云外貌

蔡叔子云韓康伯雖無骨幹然亦膚立

郗嘉賓問謝太傅曰林公談何如嵇公謝云嵇

劉云便是爭名所

公勤著脚裁可得去耳支遁傳曰道神悟機發風期自得自然超邁也

又問殷何如支謝曰正爾有超拔支乃過殷然

豐豐論辯恐已欲制支一作使

庾道季云廉頗藺相如雖千載上死人懍懍

如有生氣史記曰廉頗者趙良將也以勇氣聞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請以十五城易之趙遣相如送璧秦受之無還城意相如請壁示其瑕因持壁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曰王欲急臣臣頭今與壁俱碎秦王謝之後秦王使趙王鼓瑟相如請秦王擊筑趙以相如曹蜎

功大拜上卿位在廉頗上曹蜎也曹氏譜曰茂之字永世彭城人也祖韶鎮東將軍李志晉百司馬父曼少府卿茂之仕至尚書郎

王云世註不似
孝標定為後
摺入

雖見在厭厭如九泉下人人皆如此便可結繩

而治但恐狐狸猶狗噉盡言人皆如曹李質魯淳慤則天下無姦民

可結繩致治然才智無聞功迹俱滅身盡於狐狸無擅世之名也

謝遏諸人共道竹林優劣謝公云先輩初不減

貶七賢魏氏春秋曰山濤通簡有德秀威戎伶朗達有雋才於時之談以阮為首王戎

次之山向之徒皆其倫也若如盛言則非無減貶此言謬也

謝太傅謂王孝伯劉尹亦奇自知然不言勝長

史

王黃門兄弟三人俱詣謝公子猷子重多說俗

事王氏譜曰操之字子重義之第六子敬寒温子歷秘書監侍中尚書諫章太守

而已既出坐客問謝公向三賢孰愈謝公曰小

者最勝客曰何以知之謝公曰吉人之辭寡放

謝公問王子敬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固當不

同公曰外人論殊不爾王曰外人那得知宋文帝

章志曰獻之善隸書變右軍法為今體字畫秀媚妙絕時倫與父俱得名其章草疎弱殊不及

父或訊獻之云義之書勝不莫能判有問義之云世論卿書不逮獻之答曰殊不爾也它日見

君固當不如獻之笑而答曰人那得知之也

北帖世說補卷之十一

古世說辭寡下
有操人之辭多
推此言之二句
按此當是後刪剛
愈佳

○○

○○王孝伯問謝太傅林公何如長史太傅曰長史韶興問何如劉尹謝曰噫劉尹秀王曰若如公言竝不如此二人邪謝云身意正爾也

人有問太傅子敬可是先輩誰比謝曰阿敬近

撮王劉之標續晉陽秋曰獻之文義並非所長而能撮其勝會故擅名一時為風

流之冠也

○王子猷子敬兄弟共賞高士傳人及贊子敬賞

井丹高潔子猷云未若長卿慢世稽康高士傳曰丹字大春

扶風郿人博學高論京師為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未嘗書刺謁一人北宮五正更請莫能

故供

飯葱菜以觀其意丹推卻曰以君侯能但美膳皆來相過何謂如此乃出盛饌侯起左右進螿

丹笑曰聞桀紂駕人車此所謂人車者邪侯即去策越騎梁松貴震朝廷請交丹丹不肯見後

丹得時疾松自將醫視之病愈久之松失大男

磊丹一往弔之時賓客滿庭丹表褐不完入門坐者皆悚望其顏色丹四向長揖前與松語客

主禮畢後長揖徑坐莫得與語不肯為吏徑出後遂隱遁其贊曰井丹高潔不慕榮貴抗節五

王不交非類顯譏輦車左右失氣被褐長揖義

從遊說士鄒陽等相如說之因病免遊梁後過

臨叩富人卓王孫女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

心挑之文君奔之俱歸成都後居貧至臨叩買酒舍文君當壚相如著犢鼻褌滌器市中為人口吃善屬文仕宦不慕高爵常託疾不與公卿大事終于家其贊曰長卿慢世越禮自放犢鼻

居市不耻其狀。託疾避官。蔑此卿相。乃賦大人。超然莫尚。

○ ○ 有人問袁侍中。

袁氏譜曰。恪之。字元祖。陳郡陽夏人。祖王孫。司徒從事中郎。父

綸。臨汝令。恪之仕黃門侍郎。義熙初為侍中。

曰。殷仲堪何如韓康伯。

答曰。理義所得優劣。乃復未辯。然門庭蕭寂。居

然有名士風流。殷不及韓。故殷作誄云。荆門晝

掩。閑庭晏然。

○ 王子敬問謝公。嘉賓何如道季。答曰。道季誠復

鈔撮清悟。嘉賓故自上。

謂超拔也。

中朝人共論少正卯。

孔子家語曰。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孔政大夫少

○ 補

千

正卯戮之于兩觀之下。尸于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為政而始誅之。或者為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以其故。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于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榮眾。其強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姦雄者。盜跖。莊子。禰篇曰。柳下季之弟也。不可以不除。盜跖。名曰盜跖。盜跖徒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宄室掘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往說之。盜跖乃方休卒。徒泰山之陽。膾人肝而飾之。孔子前見。謁者盜跖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將以子肝益之。畫鋪其惡。孰深。有人云。少正卯雖姦。不至剖人之膳。其惡孰深。有人云。少正卯雖姦。不至剖人

充膳盜跖為甚顏光祿曰為惡彰露人思加戮
隱伏之姦非聖不誅由此言之少正卯為甚眾
莫能屈

〇〇

司馬太傅問謝車騎惠子其書五車何以無一

言入玄謝曰故當是其妙處不傳莊子曰惠施多方其書五

車其道外駁其言不中謂卵有毛雞三足馬有卵犬可為羊火不執目不見龜長於蛇丁子有尾白狗黑連環可解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益辯者之囿也

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戶前睹王爽問小字也

古詩中何句為最睹思未答孝伯詠所遇無故

古世說文學

敬是五石散行散行藥也

古世說文學

物焉得不速老此句為佳

〇〇

王珣疾臨困問王武岡曰中興書曰謚字雅遠丞相導孫車騎劭子

有才器襲爵武岡侯位至司徒世論以我家領軍比誰武岡曰

世以比王北中郎東亭轉臥向壁嘆曰人固不

可以無年領軍王洽珣之父也年二十六卒珣意以其父名德過坦之而無年故致

此論

〇〇

桓玄問劉太常曰我何如謝太傅劉瑾集敘曰瑾字仲璋南

陽人祖遐父暢暢娶王羲之女生瑾瑾有才力歷尚書太常卿劉答曰公高太

傅深又曰何如賢舅子敬答曰檀梨橘柚各有

徒

詎

王云亦自尊其父耳王中郎記可使勝

此點世說補卷之十一

十一

其美莊子曰樅梨橘柚其味相反皆可於口也

○舊以桓謙比殷仲文晉安帝紀曰仲文有器貌才思桓玄時仲

文入桓於庭中望見之謂同坐曰我家中軍那得及此也

○王季琰與兄元琳竝有美稱季琰又出元琳右

時人為之語曰法護非不佳法護珣小字僧彌難為

兄僧彌珣小字

○補齊太祖奇愛張思光時與款接笑曰此人不可

無一不可有二南史曰融風止詭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首見者驚異

○補齊神武言出使懷雁作令僕恨其神明太適魏書

字長孺清河東武城人狀貌偉麗善於容止歷覽羣書兼有詞藻自中興迄於孝武詔令皆懷所為仕至東兗州刺史

○補霍王元軌唐書曰元軌唐高祖第十四子也始封吳王少多才藝太宗嘗問羣臣朕

子弟中孰賢魏徵曰唯吳王數與臣言未嘗不自失上問前代誰比徵曰經學文雅漢之間平也改封臨徐州與處士劉玄平為布衣之交或

問玄平王之所長玄平答以無長人問其故玄平曰夫人有短所以見長

○補中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西京雜記曰武帝作昆明池欲伐昆吾夷

古世說不見疑補

教習水戰。因而于上游戲。池周迴四里。長安志曰。昆明池在上林苑中。賦詩羣臣

應制百餘篇。帳殿前結綵樓。命上官昭容。唐詩紀事

曰昭容名婉兒。西臺侍郎儀之孫。父廷芝死。母

鄭方姪。夢巨人昇大秤曰。持此秤量天下。昭容

生踰月。母戲曰。稱量者豈爾邪。輒啞然。應後內

秉機政。符其夢云。自通天來。內掌詔命。中宗立

進昭容。帝引名儒賜宴。賦詩。婉兒常代。帝及后

長寧安樂二公主。眾篇並作。采麗益新。又差第

羣臣所賦。賜金爵。朝廷靡然成風。當時屬辭。大

抵浮靡。然皆可觀。昭容力也。韋后之敗。斬闕下

選一首為新翻御製曲。紙落如飛。從臣各認其

名而懷之。唯沈宋二詩不下。唐詩紀事曰。宋之

與沈佺期。劉允濟。媚附易之。及敗。貶龍州參軍。

逃歸。景龍中。誦事太平公主。後安樂公主。權盛

復行諧結。中宗將用為中書舍人。太平公主

遷越州。長史賦詩流傳京師。睿宗立。以會險盈

惡流。欽州賜死。沈佺期字雲卿。相州人。除給事

中。考功郎。受賊劾。未究。會張易之敗。長流驩州。

稍遷台州錄事參軍。入計。召見。拜修文直學士。

侍宴。為弄辭。悅。帝賜牙緋。尋為太子詹事。唐書

曰。佺期善屬文。尤長七言。又移時一紙飛。隆乃

與宋之問。齊名。時稱沈宋。又移時一紙飛。隆乃

沈詩也。昭容評曰。二詩工力悉敵。沈落句微。臣

臧賦

秤

雕朽質。羞覩豫章材。蓋辭氣已竭。宋猶徒健舉。

沈詩曰。去駕乘春轉。神池象漢迴。雙星遺舊石。

孤月隱殘灰。戰鶴逢時去。恩魚望幸來。山花緹

騎遠。堤柳慢城開。思逸橫汾唱。歌流宴鑄杯。微

臣雕朽質。羞覩豫章材。宋詩曰。春豫靈池會。滄

波帳殿開。舟凌石鯨度。槎拂斗牛迴。節晦莫全

落。春遲柳暗催。象溟看浴景。燒劫辨沉灰。鑄飲

此帖世說補卷之十一

周文樂汾歌漢武林不
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

○補宋世嘗曰莊周為道家之儀秦王通孔門之王

莽六高似孫予略曰道德三千言辭潔旨謚澹然
潛若老於玄者而泓岬蕭瑟乃欲超遙於老氏
之表是以其說意空一塵倜儻峻拔無一毫蹈
襲公仍之陋極天之荒窮人之僞放肆迤演如
長江長河滾滾灌注之濫乎天下又如萬籟怒
號澎湃汹涌聲沉影滅不可控搏率以荒恠詭
誕狂肆虛眩不近人情之說警亂而自呼至於
法度森嚴文辭雋健自作壞新亦一代之奇小
乎戰國多奇士荀卿之學有志斯世者也魯連
之辯獨善其身者也寓言一書非深乎道者未
易造此顧獨以滑稽發之士至於無所用其才
而猶區區於矯拂世俗之弊者不亦怒怒乎方
是時天下大壞蕩不可支壤奪爭凌斬然一律

其意思有以激之回之矯之夷之肆意無忌以
放乎辭矯世之私曾不一二而亂天下之過特
不可免於中若其言托孔子以自致其過者二
十有九章又言堯禹文王太公之事皆非詩書
所見而竊快其無稽之論狎聖侮道茲亦甚矣
杜淹撰文中子世家曰文中子王氏諱通字仲
淹六代祖玄則為宋弘儒江左號王先生受其
道者曰王先生業授門人千餘開皇四年文中子
傳先生之業教授門人千餘開皇四年文中子
生府君筮之遇坤之師曰素王之卦也何為而
來地二化為天一上德而居下位能以眾正可
以王矣雖有君德非其時乎是子必能通天下
之志名之曰通既冠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見隋
文帝奏太平十二策不用作東征之歌而歸後
再徵不至謂所親曰我高祖始家於河汾有墳
壠於茲四代矣有敝廬在茅簷土堦撮如也道
之不行欲安之乎退志其道而已乃續詩書正
禮樂脩元經讚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
北帖世說新語卷之十一

遠而至。咸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大業十三年。有疾。謂門人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殆夫子召我也。寢疾七日而終。門人謚曰文中子。悉次其書。還於王氏。禮論二十五篇。樂論三十篇。續書一百五十篇。續詩三百六十篇。元經五十篇。贊易七十篇。共列為八十卷。朱熹論曰。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用。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汲汲乎以著書立言為已任。及其無以自託。乃捃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功名事業之卑。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其近似者。依倣六經。次第采輯。因以牽挽其人。強而躋之五帝三王之列。令考之中說。而得其規模之大略。則彼之贊易。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為體用。而高文武皇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顏謝之詩。是豈有物則秉彝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勉之禮樂。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南一北。校功度德。蓋

李乘子自選

本云此言大謬 見在通後矣

此言何面目 作綱目

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入心之向背。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攘臂其間。奪彼予此。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蓋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為周孔不知兩漢之不足。為三王而獨以是區區者。比而效之於形。似影響之間。傲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紹百王矣。而不知其適以是而自納於吳楚僭王之誅。使夫後世知道之君子。雖或有取於其言。而終不能無恨於此。

規箴上

○○補

嚴子陵。范曄後漢書曰。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變姓名。隱身不見。帝令以物色訪之。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是光。安車聘之。三反而後。與侯司徒書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腰領絕。侯

規箴上

此點世說補卷之十一

十六

得書封奏之。帝笑曰：此狂奴故態。皇南謚高士，傳曰：霸與光素舊，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光不起於牀上，箕踞抱膝發書讀訖，問子道曰：君房素癡，今為三公，寧少差不？子道曰：位已鼎足，不癡也。光曰：遣卿來何言？子道傳霸言。光曰：卿言不見，當見人臣語也。天子徵我三，乃來。人主尚不見，當見人臣乎？子道求報。光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使者嫌少，可更足。光曰：買菜乎？求益也。

○京房與漢元帝共論，因問帝：幽厲之君，何以人所任？何人答曰：其任人不忠。房曰：知不忠而任之，何邪？曰：亡國之君，各賢其臣，豈知不忠而任之？房稽首曰：將恐今之視古，亦猶後之視今也。

漢書曰：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尤好鐘律，音聲以孝廉為郎。是時中書令不顯專權，及友人五鹿充宗為尚書令，與房同經議論，相是非。而此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亡？所任何人？上曰：君亦不明，而臣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任之，邪？將以為賢邪？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是任賢而理，任不肖而亂，自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悟而蚤納賢，何為卒任不肖？以至亡？於是上曰：亂亡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悟，安得亂亡之君？房曰：齊桓二世，何不以幽厲疑之，而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邪？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曰：自陛下即位，盜賊不禁，刑人滿市。云云。問上曰：今治也，亂也？上曰：然。愈於彼。房曰：前二君皆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曰：今為亂者誰？房曰：上所親與圖事，帷幄中者。房指謂石顯及充宗。顯等乃建言，宜試房以郡守，遂以房為東郡。顯發其私事，坐棄。

世說不見
疑補

高義方造馬季長辭不見義方覆刺為書曰伏

聞高問為日已久冀一見龍光小雅曰既見君子為龍為光

叙腹心之願不圖辭之以疾昔周公父兄文武

九命作相以尹莖夏猶握沐吐食以接白屋之

士天下歸德史記曰伯禽就封周公戒之曰我文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

歷載邈矣今君不能相見宜哉季長大

魏追請徑去尚其高遊太學博覽經史善屬文

同上

〇〇

魏文為五官將時臨淄侯才名甚盛幾有奪嫡

之議三國志曰陳思王植建安十九年徙封臨淄侯植既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揚脩等為之羽翼幾為太子而植任性不自彫飾文

帝御之以術宮人左右並為之說故定為嗣曹

公一日諮於賈詡魏略曰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少時人莫知唯漢陽閭忠

異之謂有良平之奇太祖領冀州牧以為太中

大夫是時文帝為五官將而臨淄侯才名方盛

各有黨與有奪宗之議文帝使人問詡自固之

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

孜不遑子道詡默然不對曹公問不對何也詡

曰屬有所思問何思答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

子也於是太子遂定魏志曰紹愛少子尚欲以為後而未顯審配逢紀與

七占世說補卷之二十一

十八

辛評郭圖等爭權。配紀與尚比。評圖與譚比。紹卒。配等奉尚代紹位。譚至不得立。由是譚尚有隙。太祖軍至西平。譚尚舉兵相攻。皆敗走。劉表及妻愛少子琮。欲以為後。而蔡瑁張允為之支黨。乃出長子琦為江夏太守。表死。眾遂奉琮為嗣。琦與琮遂為讐隙。至於傾覆。

補

蜀先主嘗因旱儉禁酒。刑吏於人家檢得釀具。欲令與釀酒者同罰。時簡雍從先主遊。見一男

子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

曰。卿何以知之。雍曰。彼有淫具。與欲釀同。先主

大笑。命原欲釀者。蜀志曰。簡雍字憲和。涿郡人。少與先主有舊。隨從周旋。先

主至荊州。與糜竺。孫乾同為從事。中郎常為談客。往來使命。後拜昭德將軍。優游諷議。性簡傲。

塵

跌宕。在先主坐。猶箕踞。傾倚。適諸葛亮已下。則獨擲一榻。頃枕卧語。無所為屈。

孫休好射雉。至其時。則晨去夕反。羣臣莫不止

諫。此為小物。何足甚。耽。休曰。雖為小物。耿介過

人。朕所以好之。環濟吳紀曰。休字子烈。吳大帝第六子。初封琅邪王。夢乘龍上

天。顧不見尾。孫琳廢少主。迎休立之。銳意典籍。欲畢覽百家之事。頗好射雉。至春。晨出莫反。唯

此時舍書。崩。謚景皇帝。條列吳事曰。休在位。丞丞。無有遺事。唯射雉可譏。

孫皓皓別見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有幾人。

陸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陸曰。君

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

劉云忠臣之言

民弊覆亡是懼。臣何敢言盛。吳錄曰：凱字敬風，吳人。丞相遜族子。忠鯁有大節，篤志好學。初為建忠校尉，雖有軍事，手不釋卷。累遷左丞相。時後主暴虐，凱正直疆諫，以其宗族疆盛，不敢加誅也。

〇〇

何晏、鄧颺令管輅作卦，云不知位至三公不卦。

成輅稱引古義，深以戒之。颺曰：此老生之常談。

輅別傳曰：輅至洛陽，何尚書問易中九事，皆明。因謂輅曰：聞君非徒善論易，至於分著思爻，亦為神妙。試為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頃夢青蠅數十來鼻頭上，驅之不去，有何意故。輅曰：鴟鴞天下賤鳥也，及其在林食桑椹，則懷我好音。况輅心過草木，注情葵藿，敢不盡忠。唯察之爾。昔元凱之相重華，宣慈惠和，仁義之至也。周公之翼成王，坐以待旦，敬慎之至也。故能流光

旦

上

六合萬國咸寧，然後據鼎足而登金鏡，調陰陽而濟地民。此履道之休應，非卜筮之所明也。今君侯位重山嶽，勢若雷霆，望雲起景，萬里馳風，而懷德者少，畏威者衆，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士。又鼻者良也，此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今青蠅臭惡之物，而集之焉，位峻者顛，輕豪者亡，必至之分也。夫變化雖相生，極則有害，虛滿雖相受，溢則有竭。聖人見陰陽之性，明存亡之理，損益以為衰，抑進以為退，是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天下曰大壯。謙則衰多，益寡。大壯則非禮不履，伏願君侯上尋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彖象之義，則三公可決，青蠅可驅。鄧曰：此老生之長談。輅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談者，見不談也。晏曰：知幾其神乎。古人以為難，交踈吐誠，今人以為難，今君一面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惟馨。詩不云乎：中心

爽當作操

抄黑七言不列之一

藏之何日忘之

名士傳曰。是時曹爽輔政。識者慮有危機。晏有重名。與魏姻戚。

內雖懷憂。而無復退也。著五言詩以言志。曰。鴻鵠比翼遊。羣飛戲太清。常畏大網羅。憂禍一旦并。豈若集五湖。從流啜浮萍。永寧曠中懷。何為林楊驚。蓋因輅言。懼而賦詩。

○ 嵇康遊於汲郡山中。遇道士孫登。遂與之遊。康

臨去。登曰。君才則高矣。保身之道不足。

康集序曰。孫登

古世說樓逸
沒一作投

者。不知何許人。無家。於汲郡北山土窟住。夏則編草為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鼓一弦琴。見者皆親樂之。魏氏春秋曰。登性無喜怒。或沒諸水。出而觀之。登復大笑。時時出入人間。所經家設衣食者。一無所辭。去皆舍去。文士傳曰。嘉平中。汲縣民共入山中。見一人。所居懸巖百仞。叢林鬱茂。而神明甚察。自云孫姓。登名。字公和。康聞。乃從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然神謀所存

良妙。康每蕭然嘆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於用光。人生有木。而不用其木。果然在於用木。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燿。用木在乎識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多求。康不能用。及遭呂安事在獄。為詩自責云。昔慚下惠。今愧孫登。王隱晉書曰。孫登。即阮籍所見者也。嵇康執弟子禮而師焉。魏晉去就。易生嫌。錄貴賤。並沒。故登或默也。

晉武帝既不悟太子之愚。必有傳後意。諸名臣

亦多獻直言。帝嘗在凌雲臺上坐。衛瓘在側。欲

申其懷。因如醉。跪帝前。以手撫牀曰。此坐可惜。

帝悟。因笑曰。公醉邪。晉陽秋曰。初。惠帝之為太

此點世說補卷之十一

二十一

每欲陳啓廢之而未敢也。後因會醉，遂跪牀前曰：臣欲有所啓。帝曰：公所欲言者何邪？瓘欲言而復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坐可惜。帝意乃悟。因謬曰：公真大醉也。帝後悉召東宮官屬大會，令左右齎尚書處事，以示太子。令處決太子不知所對。買妃以問外人，代太子對。多引古詞義，給使張泓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宜以見事斷。不宜引書也。妃從之。泓具草奏，令太子書呈。帝大說，以示瓘。於是賈充語妃曰：衛瓘老奴，幾欺汝家。妃由是怨瓘，後遂誅之。

王夷甫婦郭泰寧女。晉諸公贊曰：郭豫，字泰寧，名早，才拙而性剛，聚斂無厭，干豫人事。夷甫患

之而不能禁。時其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都大

俠。晉百官名曰：陽，字景祖，高尚人。武帝時為幽州刺史。語林曰：陽性遊俠，盛暑一日詣數百

語林疑有脫誤

劉云非夫

家別賓客與別常與門。猶漢之樓諶。漢書遊俠遂死於几下。故懼之。君卿，齊人，學經傳甚得名譽。母死，送葬，車二千兩，仕至天水太守。郭氏憚之，夷甫驟諫之，乃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卿不可。郭氏少為之損。

王夷甫雅尚玄，逞常嫉其婦貪濁，口未嘗言錢字。晉陽秋曰：夷用善施舍，父時有假貸者，皆與焚券，未嘗謀貸利之事。王隱晉書曰：夷甫求富貴，得富貴，資財山積，用不能消。安婦欲試之，須問錢而世以不問為高，不亦惑乎？

令婢以錢遶牀，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闕行，呼婢曰：舉卻阿堵物。

此點世說補卷之十一

二五二

劉云恒意不在
錢言錢何害
王云人性不同
廉會不繫富當
王隱此言非也
如隱言王安重
豈貧於夷甫和

補

石季倫嘗與長水校尉孫季舒酣宴。孫慢傲過度。季倫欲表免之。裴叔則聞而謂之曰：「季舒酒狂，四海所知，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王隱晉書曰：石崇字季倫，石苞子，生於青州，故小名齊奴，為荊州刺史，劫奪殺人，以致巨富，後為趙王倫所殺。

劉云一醕

元帝過江，猶好酒。王茂弘與帝有舊，常流涕諫。帝許之，命酌酒一醕。從是遂斷。鄧粲晉紀曰：上時務，性素好酒，將渡江，王導深以諫，帝乃令左右進觴，飲而覆之，自是遂不復飲。克已復禮，官修其方，而中興之業隆焉。

王云此乃魚名

劉云鯢是管人

鯢

謝鯢為豫章太守。從大將軍下至石頭，敦謂鯢曰：「余不得復為盛德之事矣。」鯢曰：「何為其然？但使自今已後，日亡日去耳。」鯢別傳曰：鯢之諷敦，切雅正，皆此類也。敦又稱疾不朝。鯢諭敦曰：「近者明公之舉，雖欲大存社稷，然四海之內，實懷未達。若能朝天子，使羣臣釋然，萬物之心於是乃服。仗民望以從眾，懷盡冲退以奉主上，如斯則動侔一匡，名垂千載。時人以為名言。」晉陽秋曰：鯢為豫章太守，王敦將肆逆，以鯢有時望，逼與俱行。既克京邑，將旋武昌，鯢曰：「不就朝覲，鯢懼天下私議也。」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鯢近日此點世說補卷之十一」

入觀。主上側席。遲得見公。官省穆然。必無不虞之慮。公若入朝。鯢請侍從。敦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何損於時。遂不朝而去。

○○

陸玩拜司空。

玩別傳曰。是時王道。柳鑿。庾亮。相繼薨。朝野憂懼。以玩德望。乃拜

司空。玩辭讓不獲。乃嘆息謂朋友曰。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無人矣。時人以為知言。有人

詣之。索美酒。得便自起。瀉著梁柱間地。祝曰。當

今乏才。以爾為柱石之用。莫傾人棟。梁。玩笑曰。

戢卿良箴。

王右軍與王敬仁許玄度並善。二人亡後。右軍

為論議。更克孔巖。誠之曰。明府昔與王許周旋。

有情。及逝。沒之後。無愆終之好。民所不取。右軍甚愧。

○補

謝萬就太傅乞裘。自云畏寒。太傅答曰。君妄語。

正欲以為豪其耳。若畏寒。無復勝綿者。乃以三

十斤綿與萬。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十一

世說新語補卷之十一

二十一

王云即此輩亦自可作司空

王云此規大有益文情道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十二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李 贄 批點

張文柱 校注

題簽下

世說新語補卷之十二

規箴下

○補

祖士言深好奕棋。王處叔

晉書曰。王隱字處叔。陳郡陳人。世寒素。父

儒孺供

銓少好學。有著述之志。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隱以隱素自守。不交勢援。博學多聞。受父遺業。西都舊事。多所諸究。家貧無資。依征西將軍庾亮於武昌。亮俸其紙筆。書成詣闕。上之。隱雖好著述。而文辭鄙拙。蕪舛不倫。其書次第可觀者。皆父所撰。文體混漫。義不可解者。隱之謂之曰。禹惜寸陰。堯命以爲司空。繼鯀治水。乃勞身涉勤。不重徑尺之壁。而愛日之寸陰。不聞數棋。祖云。聊用忘憂耳。處叔曰。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以言達其才。故否泰不窮也。今晉未有書。而天

下傾覆舊事。蕩滅君少長。王都游宦四方。華夷

成敗皆在耳目。何不記述。使有裁成。管應仲遠

作風俗通。漢藝文志曰。應劭篤學多聞。撰風俗通。以辯物名號。釋時嫌疑。崔子

真作政論。後漢書曰。崔寔字子真。少沈靜。好典籍。以郡舉徵詣公車。除爲郎。論當世

事數十條。名爲政論。指切時要。言辯而確。當世

稱之。仲長統曰。允爲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

蔡伯喈作勸學篇。後漢書曰。邕所著獨斷。勸學

於世。唐藝文志。小學類。有蔡邕勸學篇一卷。史游作急就章。漢書注

帝時爲黃門令。凡書三十二章。雜記姓名諸物。急可就。便爲沒而不朽。當其同時人。豈少哉。而

而求焉。此點世苑補卷之十二 二

皆無聞由無所述也。故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况國史明乎得失之迹，何必博奕而後忘憂哉。

祖遂發書薦隱修史，帝以問鍾雅，事遂不行。

○○

郗太尉晚節好談，既雅非所經，而甚矜之。

中興書曰

鑿少好學博覽，雖不及章句而多所通綜。後朝覲，以王丞相末年多

可恨，每見必欲苦相規誠。王公知其意，每引作

它言。臨還鎮，故命駕詣丞相，丞相翹須厲色上

坐，便言方當乖別，必欲言其所見，意滿口重，辭

殊不流。王公攝其次曰：後面未期，亦欲盡所懷。

劉云寫得鄭重，可憎。王云冰衿二字未解，又云款，情狀如回。

願公勿復談。郗遂大曠冰衿而出，不得一言。

○桓南郡好獵，每田狩，車騎甚盛，五六十里中，旌

旗蔽隰，騁良馬，馳擊若飛。雙甄所指，不避陵壑。

或行陳不整，麋兔騰逸。參佐無不被繫束。桓道

恭玄之族也。

桓氏譜曰：道恭，字祖猷，葵同堂弟也。父赤之，太學博士。道恭歷淮南

太守，偽楚江夏相。義熙初，伏誅。時為賊曹叅軍，頗敢直言，常自

帶絳綿繩，箸腰中。玄問此何為，答曰：公獵好縛

人士，會當被縛，手不能堪，芒也。玄自此小差。

遠公在廬山中，雖老，講論不輟。弟子中或有墮

見古世說
○補

者遠公曰桑榆之光理無遠照但願朝陽之暉
與時並明耳執經登坐諷誦朗暢詞色甚苦高
足之徒皆肅然增敬

○殷顛病困看人政見半面殷荊州與晉陽之甲

春秋公羊傳曰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士吉射寅吉射者君側之惡人往與顛

別涕零屬以消息所患顛荅曰我病自當差正

愛汝患耳晉安帝紀曰殷仲堪舉兵顛弗與同且以已居小任唯當守局而已晉陽

之事非所宜豫也仲堪每邀之顛輒曰吾進不敢同退不敢異遂以憂卒

王緒王國寶相為唇齒並上下權要王氏譜曰緒字仲業

太原人祖延父又撫軍晉安帝紀曰緒為會稽王從事中郎以佞邪親幸王珣王恭惡國寶

緒亂政與殷仲堪克期同舉內匡朝廷及恭表至乃斬緒以說諸侯國寶平比將軍坦之第三

子太傅謝安國寶婦父也惡而抑之不用安薨相王輔政遷中書令有妾數百從弟緒有寵于

王深為其說國寶權動內外王珣王恭殷仲堪為孝武所待不為相王所哂恭抗表討之卓胤

又爭之會稽王既不能拒諸侯兵遂委罪國寶付廷尉賜死王大不平其如

此乃謂緒曰汝為此歛歛曾不慮獄吏之為貴

史記曰有上書告漢丞相欲反文帝下之廷尉勃既出歎曰吾嘗將百萬之軍安知獄吏之為貴也

○○○補 王國寶構謝太傅於孝武帝太傅患之帝一日

批點世說補卷之十二

事見古世後任
桓子野善笛注
語引續晉陽秋

召桓子野飲。太傅亦在坐。帝命桓吹笛。桓神色無忤。即吹為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請以箏歌并請一吹。管人帝善其調達。乃勅御妓吹笛。桓又言。御府人於臣必自不合。臣有一奴善相便串。帝令召之。又无欠笛。桓更撫箏而歌。曹子建怨詩。詩曰。為女自。口。竹。才。不。易為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滕功不刊。推心輔王室。二叔及流言。殷節慷慨。俯仰可觀。太傅泣下沾襟。乃越席就之。將其鬚曰。使君於此處不凡。

見古世說

桓玄欲以謝太傅宅為營。謝混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韓詩外傳曰。昔周道之隆。召伯在朝。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乃暴處於棠下而聽訟。馬。詩人見召伯休息之棠。美而歌之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玄慚而止。

○補 王司徒謚與遠公書曰。身年始四十。而衰同耳。順遠答曰。古人不愛尺璧。而重寸陰。觀其所存。似不在長年耳。檀越既履順而遊性。乘佛理以御心。因此而推。復何羨於遐齡邪。聊想斯理。久

已得之。為復酬來信耳。人皆稱公善誘。

○補謝康樂父不慧早亡。南史曰：靈運父瑒，生而康不慧，位秘書郎，早亡。

樂好臧否人物，叔混患之，欲加裁折，未有方也。

謂宣遠曰：非汝莫能。王儉七志曰：謝瞻字宣遠，陳郡人，幼能屬文，宋黃門

郎。幼童傳曰：瞻幼而聽悟，五歲能通玄理，乃與晦曜。南史曰：曜，小字阿多，弘微之兄。

歷御史中丞，彭城王義康驃騎長史，弘微等。宋書曰：弘微，初名密，曾祖萬，晉西中郎將。

祖詔，車騎司馬，父思，武昌太守，弘微居身清約，歷位中庶子，加侍中。其遊戲命瞻

與靈運共車，既上，便商較人物，宣遠謂之曰：秘

書早亡，談者亦互有同異，靈運默然，言論自此

聰

共

衰止。

○補王仲寶小時，叔父僧虔。南史曰：僧虔，光祿大夫，詹事，僧虔釋褐太子舍人，退默少交接，與袁叔

謝莊善，叔每嘆曰：卿文情鴻麗，學解深拔，而韜

光潛實，物莫之窺，雖魏陽元撫之曰：我不患此

之射，王汝南之騎，無以加焉。兒無名，政恐名太盛，手書崔子玉座右銘貼之。

後漢書曰：崔瑗字子玉，涿郡人，早孤，銳志好學，

盡能傳其父業，銘曰：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

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世譽不足慕，唯仁為

紀綱，隱心而後動，誦議庸何傷，無使名過實，守

愚聖所藏，在涅貴不淄，暖曖內含光，柔弱生之

徒，老氏誠剛強，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難量，慎言

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

此點世先補卷之十二

六

貽

補

〇〇〇補

顏延之兒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僕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常乘羸牛敝車逢竣鹵簿即屏往道側嘗語竣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大宅延之謂曰善為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

補

孔中丞二弟在官

親弟道存從弟徽

頗營賊賄嘗請假

還東中丞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船皆是綿絹紙席中丞僞喜曰我比困乏得此甚要因命上置岸側既而正色語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還東

作賈客邪命左右取火燒盡乃去

南史論曰持身之節亦

日一時之良而聽言則悖晚致覆沒

〇補

齊武帝時諸弟皆無寵嘗於御坐曲宴武陵因

醉伏地以貂抄肉料帝笑曰汗貂武陵答曰陛

下何愛其羽毛而疏其骨肉

南齊書曰武陵昭王曄高帝第五子

也母以罪誅曄年四歲思慕不異成人高帝雖為方伯而居處甚貧諸子學書無紙筆曄常以指畫空中學字遂工篆法性剛穎雋出武帝即位歷中書令祠部尚書巫覡或言曄有非常之相以此自負故無寵未嘗處方岳

〇補

王長史至性疑簡不狎當世嘗從容語諸子曰

及共

吾家門戶所謂素族自可隨流平進不須苟求
南史曰王騫字思寂太尉儉之子也性凝簡慕樂廣之為人諸女子任皆嬪王尚主輜軒填賦非所欲也有田八十餘頃與諸宅及故舊共佃之常曰我不如鄭公業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周以此為愧任至度支尚書加給事中

○補

齊高宗從弟季敞性頗豪縱上心非之南史曰輔國將軍蕭季敞嘗語之曰卿可數詣王思達無行善於彌縫

身簡約曰思遠立

○補

陳江州諸子多事豪侈江州不悅休尚為鄆府主簿過九江拜別顯達語之曰麈尾蠅拂是王

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即取於前燒除之南齊顯

達彭城人仕宋以軍功封彭澤縣子武帝微為侍中進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謙厚有智計自以人微位重每遷官有畏懼之色子十餘人家既豪富與敬則諸兒並精車牛麗服飾顯達誠之曰我本意不及此汝勿以富貴凌人豫廢鬱林之勲進爵為公東昏立內懷疑怖舉兵襲建鄴敗死子皆伏誅

○補

湘東王繹梁書曰元帝諱繹武帝第七子也初

入援臺城頓軍武城淹留不進按司馬光通鑑

東王繹移檄討侯景遣王僧辯次巴陵繹有他志僧辯一再有功復令且頓尋陽以待兵集及綱弒棟廢始遣東下中記室叅軍蕭賁以繹不早下心甚

非之嘗與繹雙陸食子未即下賁斂手言曰殿

下都無下意南史曰蕭賁字文魚形不滿六尺有文才能書善畫起家為相東王

法曹參軍梁書侯景傳曰賁骨鯁士也每恨湘東不入援嘗與王雙陸食子未下賁曰殿下都無下意王深為憾遂因事害之

〇〇補

王方慶在政府

劉昫唐書曰王方慶雍州咸陽人周石泉公褒之曾孫官至太子左庶子博學好著述尤精三禮

其子為眉州司士參軍唐書曰方慶長子光輔開元中官至潞州刺史

武后嘗問卿在相位何子之

達方慶答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尚在遠臣之子庸敢相近唐紀曰則天嗣聖元年二月廢皇

遠

哲夏四月遷廬陵王哲於均州明年三月遷廬陵王哲於房州

〇補

高宗出獵遇雨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雨衣若

為不漏對曰以瓦為之則不漏上因此不復出

獵唐書曰谷那律魏州人淹識羣書褚遂良目為九經庫官至弘文館學士

〇補

蕭至忠依太平公主唐詩紀事曰至忠蕭德言

公主謀逆伏誅明皇曰至忠誠國器但晚謬耳

唐書曰神龍初武三思擅權至忠輔之擢御史中丞太平公主用事至忠遣使申意求為京職

召拜刑部尚書至忠清儉刻已然簡約自高無所賑施及籍復當國遇宋璟於道宋曰非所望

於蕭傳唐詩紀事曰太平公主武后所生后愛之傾諸女唐書曰太平公主以誅二張

雞

一作復上在後字

功加號鎮國睿宗誅韋氏公主與謀

由此權震天下宰相七人五出其門

○補

呂大乙為戶部員外郎戶部與吏部鄰司吏部

移牒戶部令墻宇悉樹棘以防令史交通太乙

報牒曰眷彼吏部銓總之司當須簡要清通裴

清通王何必設籬種棘省中賞其俊拔大唐新

戎簡要乙初為御史裏行自負才華而不即真詠院中

叢竹以寄意曰擢擢當軒竹青青重歲寒心貞

○補

憲宗初徵柳宗元劉禹錫至京俄皆貶謫柳得

柳州宋初唐書曰柳宗元字子厚父鎮肅宗時

殿中侍御史宗元第進士博學弘詞科第

御史裏行善王叔文韋執誼二人者奇其才

得政引內禁近欲大進用俄而叔文事敗貶永

州司馬徙柳州刺史宗元既放兵其文思益深

堙厄感鬱一寓諸文世號柳柳州年四十七卒

劉得播州柳以禹錫須侍老親播州最為惡處

請以柳州換上不許曰但要與惡郡豈繫母在

裴晉公進曰陛下太后不合發此言唐書

宗莊憲皇后王氏元和元年尊為皇太后册

禮畢憲宗御紫宸殿宣赦太后居興慶宮

○補

韓魏公執政監司有非其人者崔公孺進曰公

居陶鎔之地宜以造化為心造化以蛇虎害人

故置蛇於藪澤置虎於山林公今何乃置之通

衢公夫人之弟。性亮直。喜面折人。魏公甚嚴憚之。

○○補

陳恭公

宋史曰。陳執中。字昭譽。以父恕任為秘書省正字。累遷平章事。卒。贈侍中。禮官

韓維議諡言。諡法寵祿光大曰榮。不勤成名曰靈。執中出入將相。以一品就第。寵祿光大矣。得

位行政。士大夫無述焉。不勤。成名矣。請諡為榮。靈。詔諡恭。判亳州。遇生日。親

族多獻老人星圖。

春秋元命苞曰。嘉置弧北。指

見則主壽昌。常以

姪世修獨獻范蠡遊五湖圖。

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隨身後。扁舟五

湖。公即日納節。

趙擘吳越春秋曰。范蠡既佐越滅吳。為書遺大夫。種曰。善問天

夫 夫

有四時。春生冬伐。人有盛衰。泰終必否。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惟賢人乎。蠡雖不才。明知進退。高鳥已散。良弓將藏。狡兔已盡。良犬就烹。夫越王為人。長頸烏喙。鷹視狼步。可與共患難。而不可與處樂。可與履危。不可與安。子若不去。將害於子明矣。文種不信。蠡遂辭於王。乘扁舟。出入三江五湖。人莫知其所適。後有讒文種於王者。王賜種以屬盧之劍。

捷悟

楊德祖為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始構榱桷。魏

武自出看。使人題門作活字。便去。楊見。即令壞

之。既竟。曰。門中活闊字。王正嫌門大也。

文士傳曰。魏武

為丞相。修常白事。知必有反覆。教豫為答。對數紙。以次牒之。而行。勅守者曰。向白事。必教出相

捷悟

北唐書卷之十二

十一

反覆若按此次第連答之。已而風吹紙次亂守者不別而遂錯誤。公怒推問。修慚懼。然以所白甚有理。終亦是修。

○ ○ 人餉魏武一桮酪。魏武噉少許。蓋頭上題合字以示衆。衆莫能解。次至楊修。修便噉曰。公教人噉一口也。復何疑。

○ ○ 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修從。碑背上見題作黃絹幼婦外孫。鰲白八字。魏武謂修曰。解不。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修別記所知。修曰。黃絹。色絲也。

於字為絕。幼婦少女也。於字為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為好。鰲白受辛也。於字為辭。所謂絕妙好辭也。魏武亦記之。與修同。乃歎曰。我才不及卿。

乃覺三十里。會稽典錄曰。孝女曹娥者。上虞人。父盱。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漢安二年。迎五君神。所濤而上。為水所淹。不得其尸。娥年十四。號慕思。乃投瓜于江。存其父尸。曰。父在此。瓜當沉。旬有七日。瓜偶沉。遂自投於江而死。縣長度尚悲憐其義。為之改葬。命其弟子邯鄲子禮為之作碑。按曹娥碑。在會稽中。而魏武楊修未嘗過江也。異苑曰。陳留蔡邕。避難過吳。讀碑文。以為詩人之作。無詭妄也。因刻石。有婦人浣於汾渚。曰。第四車解。既而彌正平也。衡即離合義解之。或謂此婦人。即娥靈也。

○
○
古世說不見
疑補

楊德祖為主簿時。操既平漢中。欲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又難為功。護軍不知進止。操出教。唯曰雞肋。外曹莫能曉。德祖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殊可惜。公歸計決矣。乃令白外稍嚴。俄操廻師。時人服其幾決。

○
王敦引軍垂至大桁。明帝自出中堂。温嶠為丹陽尹。帝令斷大桁。故未斷。帝大怒。瞋目。左右莫不悚懼。按晉陽秋。鄧紀。皆云。敦將至。嶠燒朱雀橋。以阻其兵。而云未斷大桁。致帝怒。大為譌謬。一本云。帝自勸嶠入。一本作敢飲。帝怒。此則近也。召諸公來。嶠至不

嗽

謝。但求酒炙。王導須臾至。徒跣下地。謝曰。天威在顏。遂使温嶠不容得謝。嶠於是下謝。帝乃釋然。諸公共嘆王機悟名言。

○
郗司空在北府。桓宣武惡其居兵權。南徐州記曰。徐州人。

共
劉云此等後人不能亮也哀哉

多勁悍。號精兵。故桓温常曰。郗於事機素暗。遣京口酒可飲。箕可用。兵可使。郗於事機素暗。遣牋詣桓。方欲其獎王室。修復園陵。世子嘉賓。出行於道上。聞信至。急取牋視。竟寸寸毀裂。便回還。更作牋。自陳老病。不堪人間。欲乞閑地。自養。宣武得牋大喜。即詔轉公督五郡。會稽太守。晉陽

秋曰大司馬將討慕容暉表求申勸平北將軍
愔及袁真等嚴辨愔以羸疾求退詔大司馬領
愔所任按中興書愔辭此行温
責其不從轉授會稽世說為謬

○補宋文帝時到彥之北伐甲兵資實甚盛南史曰

字道豫彭城武原人楚大夫屈到後也為豫州
刺史鎮歷陽元嘉七年侵魏回軍焚舟步至彭
城及敗還委棄蕩盡武庫一空一日上與群臣

宴有荒外降人在列上問庫部郎顧琛庫中仗
猶有幾許琛詭對有十萬人仗上既問而悔得

琛對甚喜沈約書曰顧琛字弘瑋吳郡吳人
晉司空和之曾孫祖履之父淡並為
司徒左西曹掾琛謹確不尚浮華起家
州從事駙馬都尉累遷尚書庫部郎卒

宋

○補梁時有沙門訟田武帝大畧曰貞有司未辯

問莫知劉顯曰貞文字為與上人帝忌出之梁書

曰劉顯字嗣芳沛國相人父嗣晉安內史顯幼
聰敏當世號曰神童好學博涉多通仕至平西
諮議
參軍

○補蕭彥瑜嘗與御宴醉伏筵中武帝以棗投之彥

瑜取棗擲上正中面帝動色言汝那得如此豈

有說也彥瑜答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

以戰栗上悅南史曰蕭琛字彥瑜南蘭陵人祖
僧珍宋廷尉卿父惠訓齊巴東相

琛少明悟有才辯與梁武
有舊仕至特進金紫大夫

○補

劉士章為南康相。

南史曰劉繪字士章彭城安上里人劉劭子也機悟多能

初為齊高帝行參軍任梁為大司馬從事中郎郡人有姓賴居穢里投

刺謁士章士章嘲之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此

人應聲答曰未審孔丘何闕而居闕里

曲阜西南三里有闕里有孔子宅水經註曰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故名闕里

○補

祖元珍

北史曰祖瑩字元珍范陽道人祖嶷馮翊太守父季真中書侍郎瑩入歲能誦

詩書父母恐其耽書成疾瑩密藏火父母寢然火讀書以木名拜太學博士歷國子祭酒黃門

侍郎以文學見重一時為彭城王參軍

北史曰彭城王勰獻文皇帝子敏而好學雅

時尚書令王肅曾於省中詠悲平城詩

更詠乃失語云悲彭城詩肅因戲云何意悲平

城為悲彭城也祖在坐即云有所悲彭城王公

自未見耳肅云可為誦之即應聲曰悲彭城楚

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睢水裏彭城退謂

祖曰卿定是神口今日不得卿幾為吳子所屈

○補

張說女嫁盧氏女嘗為其舅求官說不語但指

摺牀龜

史記龜筮傳曰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行二十餘歲老人死移牀龜尚生不死

龜能行氣示之歸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

楚○補

吏

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焉易曰占事知來以龜示知為占事也

令狐相鎮淮海日唐書曰令狐綯字子直父是

士第開成初為左拾遺累官至東部尚書右僕射咸通三年節度淮南嘗遊大明

寺西壁題云一人堂堂二曜同光泉深尺一點

去水傷二人相連不欠一邊三梁四柱烈火然

除却雙鉤兩日全諸賓慕莫能辨有支使班蒙

曰一人非大字乎二曜者日月非明字乎尺一

者十一寸非寺字乎點去水傷水字二人相連

天字不欠一邊下字三梁四柱而烈火無字兩

日除雙勾比字得非大明寺水天下無比乎眾

皆浩然張又新水記載陸羽次第二

○補

湖南馬希範五代史楚世家曰馬希範字寶規

好學善詩文士廖光圖徐仲雅李臯拓後常等十八人皆故殷時學上也唐同光中

入貢莊宗五代史曰莊宗諱存勗本沙陀之種

克用封晉王存勗有奇表善騎射代梁有天下問洞庭廣狹山海經曰

澧之交瀟湘之淵九江之口對曰洞庭至狹若

車駕南巡止可飲馬莊宗護背嘉之三楚新錄曰莊宗反

正下詔徵諸侯入觀武穆以年老不行命長子希範入朝希範多辯善應對及至莊宗謂曰朕

此點世說補卷之十二

風惠

聞卿部內有洞庭湖其波無際有之乎對曰有之陛下一旦南巡狩則此湖不足以飲馬耳莊宗大悅

夙惠

○ ○ ○ 賓客詣陳太丘宿太丘使元方季方炊客與太丘論議二人進火俱委而竊聽炊忘箸筭飯落釜中太丘問炊何不餹元方季方長跪曰大人與客語乃俱竊聽炊忘箸筭飯今成糜太丘曰爾頗有所識不對曰彷彿志之二子俱說更相易奪言無遺失太丘曰如此但糜自可何必飯也

古世說方正

此則古世說言語篇

是 劉云此語極未易正及充

夙惠

陳太丘與友期行期日中過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後乃至元方時年七歲門外戲客問元方尊君在不荅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與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則是不信對子罵父則是無禮友人慚下車引之元方入門不顧

徐孺子年九歲嘗月下戲人語之曰若令月中無物當極明邪五經通議曰月中有兔蟾蜍者何月陰也蟾蜍亦陰也而與兔

此點世說補卷之十二

十七陽

並明。陰繫於陽也。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必不明。

○黃子琰。少即辯惠。建和中。嘗日食。京師不見子

琰。祖太尉。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太尉思

其對而未知所况。子琰年七歲。時在側。曰何不

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東觀漢記曰黃琬字子

父曾祖香祖瓊並有高名。後漢書曰瓊為司徒

琬以公孫拜童子郎。時司空盛允有疾。太尉遣

子琰候問。會江夏上蠻賊事副府。允發書視畢

微戲子琰曰。江夏大邦。而蠻多。士少。子琰奉手

對曰。蠻夷猾夏。責在司空。因拂衣辭去。官至

司徒太尉。與王允謀誅董卓。不遂。下獄死。

○古世說言語篇

○○

孔文舉年十歲。隨父到洛。時李元禮有盛名。為

司隸校尉。詣門者皆僞才清稱。及中表親戚。乃

通。文舉至門。謂吏曰。我是李府君親。既通。前坐

元禮。問曰。君與僕有何親。對曰。昔先君仲尼與

君先人伯陽有師資之親。是僕與君奕世為通

好也。元禮及賓客莫不奇之。太中大夫陳韙後

至。人以其語語之。韙曰。小時了了。大未必佳。文

舉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韙大踈踏。融別傳曰

兄食梨。輒引小者。人問其故。答曰。小兒法當取

小者。年中歲。隨父詣京師。河南尹李膺有重名

此點世說補卷之十二

註亦見言語

十

王云註不知

融欲觀其為人遂造之。膺問高明父祖。當與僕周旋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也。眾坐莫不歎息。僉曰。異童子也。太中大夫陳躡後至。同坐以告。躡曰。人小時了了者。長大未必能奇。融應聲曰。即如所言。君之幼時。豈實慧乎。膺大笑。顧謂融曰。長大必為偉器。

古世說言語篇

○○○

王云語自可傷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時融兒大者九歲。小者八歲。二兒故琢釘戲。了無遽容。融謂使者曰。冀罪止於身。二兒可得全不。兒徐進曰。大人豈見覆巢之下。復有完卵乎。尋亦收至。魏氏春秋曰。融對孫權使。有訕端坐不起。左右曰。而父見執。二子曰。安有巢覆

詔

王云此論甚正
可據

○○○

古世說不見
疑補

而卵不破者哉。遂俱見殺。世語曰。魏太祖以歲儉禁酒。融謂酒以成禮。不宜禁。由是惑眾。太祖收寘法焉。二子齧齒見收。顧謂二子曰。何以不辟。二子曰。父尚如此。復何所辟。裴松之以為世語云。融兒不辟。知必俱死。猶差可安。孫盛之言。誠所未譬。八歲小兒。能懸了禍患。聰明特達。卓然既遠。則其憂樂之情。固亦有過成人矣。安有見父被執。而無變容。奕棋不起。若在假豫者乎。昔申生就命。言不忘父。不以已之將死。而廢念父之情也。父安尚猶若茲。而况顛沛哉。盛以此為美談。無乃賊夫人之子與。蓋由好奇情多。而不知言之傷理也。

孔北海被收時。男方九歲。女纔七歲。以幼弱得全。寄住他舍。主人遺以肉汁。男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何賴知肉味乎。或有言於曹操

收之將加戮女謂兄曰若死而有知得見父母
豈非至願乃延頸就刑

〇〇補

孫策年十四詣袁術俄而外通劉豫州蜀志曰先主東

屯齊徐州牧陶謙表為豫州刺史來孫便求去袁曰劉豫州何

若荅曰英雄忌人既出下東階劉玄德從西階

上但得轉顧視孫足下行殆不復能前

〇〇補

張純吳書曰張純字元基敦之子吳錄曰純少

節中補廣德令治有異張儼吳錄曰張儼字子

迹擢太子輔義都尉張儼吳人弱冠知名

以博聞多識拜大鴻臚使于晉皓曰今南北通

好以君有出境之才故相屈行對曰皇皇者華

蒙其榮耀無古人延譽之美磨厲鋒鏑思不辱

命既至賈充裴秀荀勗等欲傲以所不知而不

能屈僕射羊祜尚書朱異吳志曰朱異字季文

何禎並結縞帶之好朱異吳郡吳人朱桓子也

戰辭對稱意權謂異從父驃騎將軍據曰本知

季文儼定見俱童少知名嘗同詣驃騎將軍朱

據吳志曰朱據字子範吳郡吳人有姿貌膂力

暨豔疾貪汙在位欲沙汰之據以為天下未定

宜以功覆過棄瑕取用舉清厲濁足以沮勸若

一時貶黜懼有後咎豔不聽卒敗權咨嗟將率

追思呂蒙張溫以據才兼文武可以繼之拜建

義校據欲試之語曰老鄙相聞饑渴甚矣夫驥

會可疑或
恐作會屬
下

一物然後入坐三人皆隨目賦成據大笑悅賦儼

大曰帝則有嚴出則有獲韓盧宋鵲書名作鳥純賦席曰席以冬設簞為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異賦弩曰南嶽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獲隼高墉

何晏七歲明惠若神魏武奇愛之因晏在宮內

欲以為子晏乃畫地令方自處其中人問其故

答曰何氏之廬也魏武知之即遣還魏略曰晏父蚤亡太

祖為司空時納晏母其時秦宜祿阿鯁亦隨母在官並寵如子常謂晏為假子也

王戎年七歲時嘗與諸小兒遊矚看道邊李樹

有子板折諸小兒競走之惟戎不動人問之答

曰樹在道邊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

鍾毓兄弟小時值父晝寢因共偷服藥酒其父

時覺且託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

既而問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又

問會何以不拜會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

梁國楊氏子九歲甚聰惠孔君平詣其父父不

在乃呼兒出為設果果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曰

此是君家果兒應聲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

禽

稱劉宏序形語勢

一作秦宜祿兒阿鯁宮

說方正

古也信然下注有各士傳曰戎由是幼有神童之稱也

古也說言語篇

古也說言語篇

○補愍懷太子少便聰慧武帝甚愛之六七歲時宮中嘗夜失火武帝登樓望之太子牽上衣裾使入闈中上問其故太子對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宜親近火光令照見人主晉書曰愍懷太子長子幼聰慧武帝愛之恒在左右嘗從帝觀豕牢言於帝曰豕甚肥何不殺以享士而使久廢五穀帝嘉其意即便烹之因撫其背謂廷尉傅祗曰此兒當興我家嘗對羣臣稱太子似宣帝於是令譽流於天下

○晉明帝數歲坐元帝膝上有人從長安來元帝問洛下消息潛然流涕明帝問何以致泣具以

東渡意告之因問明帝汝意謂長安何如日遠答曰日遠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元帝異之明日集群臣宴會告以此意更重問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爾何故異昨日之言邪答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

王云年歲與後牙盾

○司空顧和與時賢共清言張玄之顧敷是中外孫年並七歲顧愷之家傳曰敷字祖根吳郡吳人潘然有大成之量仕至著作郎二十卒在牀邊戲於時聞語神情如不相屬瞑於燈下二兒共敘客主之言都無遺失顧公越席

而提其耳曰不意袁宗復生此寶。

張玄之顧敷皆少而聰惠和並知之而嘗謂顧

勝親重偏至張頗不厭于時張年九歲顧年七

歲和與俱至寺中見佛般泥洹像弟子有泣者

有不泣者和以問二孫玄謂被親故泣不被親

故不泣敷曰不然當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

故泣大智度論曰佛在陰菴羅雙樹間入般涅

孫齊由齊莊二人小時詣庾公公問齊由何字

答曰字齊由公曰欲何齊邪曰齊許由晉百官

潛字齊由太原人中興書曰潛盛長子也豫章

太守殷仲堪下請王國寶潛時在郡逼為名議

參軍固辭不齊莊何字答曰字齊莊公曰欲何

齊曰齊莊周公曰何不慕仲尼而慕莊周對曰

聖人生知故難企慕庾公大喜小兒對孫放別

字齊莊監君次子也年八歲太尉庾公召見之

放清秀欲覲試乃授紙筆令書放便自疏名字

公題後問之曰為欲慕莊周邪放書答曰意欲

慕之公曰何故不慕仲尼而慕莊周放曰仲尼

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至於莊周是其次者故

慕耳公謂賓客曰王輔嗣應答恐不能勝之卒

長沙王相

討

劉云非小兒語
王云不辨優劣
人目見註引經
論又恰破的

古世說言語

孫盛為庾公記室參軍。從獵。將其二兒俱行。庾公不知。忽於獵場見齊莊。時年七八歲。庾謂曰。君亦復來邪。應聲答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補

王子敬數歲時。嘗看諸門生。樗蒲。見有勝負。因

曰。南風不競。春秋傳曰。楚伐鄭。師曠曰。不害。吾

無功。杜預曰。歌者吹律以詠。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也。門生輩輕其小兒。

迺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子敬瞋目曰。

遠慚荀奉倩。近愧劉真長。遂拂衣而去。

古世說方正

劉云竟是小兒

王子敬敬故慕此二人

韓康伯數歲家酷貧。至大寒。止得襦。母殷夫人自成之。令康伯捉熨斗。謂康伯曰。且箸襦。尋作復。幘兒云。已足。不須復。幘也。母問其故。答曰。火在熨斗中。而柄熱。今既箸襦。下亦當煖。故不須耳。母甚異之。知為國器。

簡文崩。孝武年十餘歲。立。至。瞋不臨。左右啟。儀常應臨。帝曰。哀至則哭。何常之有。

晉孝武年十二。時冬天。晝日不箸復衣。但箸單練衫五六重。夜則累茵褥。謝公諫曰。聖體宜令

此點世苑補卷之十二

古世說言語 ○
有注初簡文現識書
曰昔氏除畫昌明及帝
誕育東方昭明故聖時
以多祥而相與二告簡
文向義以諱對簡 ○
文流漢曰不意我
家昌明便出帝聰惠
推賢任才年三十五明

劉不盡而
具具

減

有常陛下晝過冷夜過熱恐非攝養之術帝曰
晝動夜靜老子曰躁勝寒靜勝熱此言夜靜寒宜重肅也謝公出歎曰
上理不減先帝簡文帝善言理也

桓宣武薨桓南郡年五歲服始除桓車騎與送

故文武別桓冲列傳曰冲字玄叔温弟也累遷車騎將軍都督七州諸軍事因

指語南郡此皆汝家故吏佐玄應慟哭酸感

傍人車騎每自目已坐曰靈寶成人當以此坐

還之鞠愛過於所生

王養秦小字年數歲時祖母集諸孫姪散棗栗於

古世說

牀群兒競取之養獨不動祖母問其故曰不取

自當得賜梁書曰王泰字冲通幼敏悟好學手所抄寫二千許卷及長通温雅和雅家

人不見喜温之色與王筠齊名沈約常

曰王有養炬謝有覽舉炬即筠小字也

補李百藥七歲時中書舍人陸又嘗過其父德林

有讀徐陵文者云刈瑯琊之稻坐客並不識其

事百藥進曰傳稱邠人藉稻左傳昭公十八年注云邠國在瑯琊開陽縣人皆服其機穎

○補謝元正幼便聰惠陳書曰謝貞字元正陳郡陽夏人晉太傅安九世孫父蘭

以孝義稱貞少有至性八歲為春日閒居詩從

仕始興王錄事參軍

三五

此點世說補卷之十二

舅尚書王筠。梁書曰：王筠字元禮，瑯琊臨沂人。年十六，為芍藥賦，甚美。官至太子詹事。奇其有佳致，謂所親曰：此

兒方當大成，至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

南史曰：惠連十歲能屬文。鍾嶸詩品曰：小謝才思富捷，恨其蘭玉早凋。故長轡未騁。

〇〇補

蘇頲年五歲

唐詩紀事曰：蘇頲字廷碩，幼敏悟。一日千里，蘇生是矣。長安中為中書舍人。父子同在禁苑，榮之。開元中為相。裴談孟啟

詩曰：談中宗朝為御史大夫。崇奉釋氏，妻悍妒，談畏如嚴君。常過其父。唐詩

曰：頲父瓌，字昌容，武功人。以正立朝，相中睿、二宗。頲方誦庾信枯樹賦

避談字諱，因易其韻曰：昔年移柳，依依漢陰。今

看搖落，悽愴江濤。樹猶如此，人何以在。周書曰：徐陵文並綺豔，世號徐庾。體枯樹賦曰：昔年移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悽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

皆歎異之。鄭棻開天傳信記曰：瓌初未知

一曰：有客詣瓌，頲擁篲趨庭，遺墜文書，客取視之，乃詠崑崙奴詩也。瓌出，客問何人，非足下宗

族庶孽邪？若加禮收舉，必蘇氏之令子也。瓌自是稍親之。適有人獻瓌，瓌乃召頲，詠之，立呈詩

瓌大驚，驟加禮敬。由是學問日新，文章蓋代。及上平內難，制詔無非頲出，代稱小許公也。

平

〇〇補

高定是貞公郢之子，年七歲時

劉昫唐書曰：高定，小字董二，聰

明絕倫，人以其幼惠，多以小字呼之。讀書至牧

誓。孔氏疏曰：牧在朝，歌南武王軍於牧野，臨戰誓眾之言。問柰何以臣伐

比沾士從補卷之十一

君貞公曰應天順人耳。易曰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又問

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豈是順人貞公不

能對。唐書曰高郢字公楚渤海蓆人九歲通春秋能屬文登茂才異行科授華陰尉嘗以

曾不合用天子禮樂乃引公羊傳著魯曾議累官中書侍郎

〇〇補

嚴挺之薄妻而愛其子武武年八歲詢其母曰大人常厚玄英。挺之妾未嘗慰省何至於斯母曰

汝父嫌吾寢陋枕席數宵即懷汝自後相棄語

罷悽咽武亦憤惋候父出玄英方睡持小鐵鎚

擊破其首挺之歸驚愕左右抵言小郎君戲運

鎚而致此

困

文比挺之呼武曰汝何戲之甚武曰焉有大朝人士厚其侍妾困辱兒之母乎故須擊殺

非戲也父曰真嚴挺之兒。劉昫唐書曰嚴挺之華陰人體質昂藏雅

有吏幹姚崇深器異之又與張九齡善張欲引

之同居相位謂之曰李尚書深承聖眷足下宜

一造門挺之素負氣竟不肯請深為林甫所嫉

子武神氣雋爽敏於聞見幼有成人之風官劍

南西川節度使

〇〇補開元間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禁中有員

俶九歲升座詞辯注射坐人皆屈帝異之曰半

千孫固應耳。劉昫文苑傳曰員半千晉州臨汾人本名餘慶王義方謂之曰五百

年一賢足下當之。因改各。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乎。俶跪奏有臣舅子李泌。帝即馳召之。泌至。帝方與張說觀奕。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逡巡曰。願聞其略。說因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即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說因賀帝得奇童。帝大悅。曰。是子精神要大於身。劉昫唐書曰。李泌字長源。少聰敏。博涉經史。精究易象。善屬文。以王佐自負。天寶中。上書召見。待詔翰林。楊國忠忌之。潛遁名山。以習隱自適。肅宗至靈武。泌自嵩穎赴行在。陳古今成敗之機。延致臥內。動皆願

以

〇〇補

問。必稱由人。固辭官秩。特以散官寵之。

王元澤數歲時。客有以一獐一鹿同籠以獻。問元澤何者是獐。何者為鹿。元澤實未識。良久對曰。獐邊者是鹿。鹿邊者是獐。客大奇之。宋史曰。獐字元

澤。安石之子。安石執政。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

〇補

岳柱年八歲時。元史曰。岳柱字止所。一字兼山。自幼容止端嚴。性穎達。有遠識。

至大中後。觀畫師何澄。圖繪寶鑑曰。何澄。畫陶集賢學士。別見。指陶母手中金釧。詰之曰。有

此可易。酒何用剪髮。何大驚。即易之。

批點世說補卷之十二

李卓吾批點世說補卷之十二

